

農村知識青年的榜樣

徐建春

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山東省委員會宣傳部編

山東人民出版社



內 容 說 明

徐建春是一個普通的女青年團員。她從一九五一年高小畢業後，就參加了農業生產。開始，她也曾認為幹莊稼活是「老牛翻土地，風吹雨打日頭晒」，沒有出息。以後在黨、團組織的領導教育下，覺悟到農業生產對國家的重要。她積極參加了生產互助合作組織，學習農業知識，推廣先進農業技術，得到了很大成績，被選為山東省的勞動模範。這本書，就具體通俗的寫了她思想提高的過程，和領導農業生產的事蹟。她是我們農村知識青年的學習榜樣。

能勞動的孩子

掖縣後呂村，是一個風景美麗，土地肥沃的村莊。村的中間，有一所收拾得挺潔淨的五間草房，這便是全省優秀團員之一——徐建春的家。

徐建春出生在一個貧苦的農家庭裏。就在她剛出生那一年，苦日子把父親逼到關外。年老的祖父祖母和勤儉的母親把她撫養成成人。

從她剛會走，就跟着母親上山下泊。從記事起，她就嚐到苦日子的滋味了。常常是吃了早飯，望不到晌飯。

這一年，天旱地乾，莊稼歉收，窮人家都沒有吃的。國民黨反動派的捐稅派款條子，還是一個接一個的下。

爺爺爲拿捐款把地賣了，奶奶心痛，老兩口子打起架來。爺爺把奶奶罵了一頓，拿起簍子把門一摔出去了。奶奶坐在炕上掉淚。母親勸着奶奶，



而自己的眼淚却止不住的流。年幼的徐建春撲在奶奶的懷裏說：「奶奶，別哭。」奶奶聽了這不懂事的話，更加難過起來。奶奶擦了擦眼淚拍拍孫女的頭，心裏說：你不懂奶奶的苦處哪。

其實，徐建春並不是一點不懂事。她看到

財主家的孩子，穿的紅袍綠褂，滿街上跑，心裏就生氣。她看到奶奶和媽媽幹活累的直接不起腰，心裏就難過。她起小就七手八腳的什麼活也搶着幹。她想，自己多幹點活，讓奶奶和媽媽多歇一會。

八九歲時，她就成了爺爺的好幫手。給爺爺拉車，替奶奶送飯，幫媽媽背草，還學着鋤地、刨地……什麼都學着幹。十二三歲時，就能代替爺爺推空車子，或澆澆水了。有時爺爺坐在地頭上，看着那又勤快又俊的小孫女能幹活，心想，這真是個好孩子。可是一想到孩子頓頓吃的菜窩窩，爺爺心裏又一陣難過。

徐建春幹活真勤快，放下鋤頭拿起鋤，一時也不閒着，可就是不愛說話。

夏天，毒日頭晒得人頭昏腦漲，汗水浸透了衣衫，她在閤人的高粱地和穀子地裏拉鋤勾子，幹完了活，累得腰痛腿酸，回家還得現生火做飯。

在八歲那年的夏天，有一天天熱得喘不過氣來，一絲風沒有，莊稼低

了頭，地上的泥都烙腳，人們都熱得不能幹活了，徐建春仍然在泊裏撿草，捨不着草，就沒的燒。她捨了比人大幾倍的一捆草。背着草往家走的時候，她肚子餓了，口渴得發苦，身上一點勁沒有了。叫草壓倒了幾次，她還是背到了家。從那，她得了胃病，累重了就肚子痛，一直到現在不好。從那時起她就常想：爲什麼有的人不幹活光享福，爺爺奶奶媽媽和我，一時不開的幹活還吃不飽？當時她解不開這個道理。

用功的學生

共產黨來了，世道翻了個過，受苦人從地下站了起來，成了主人，窮孩子也有了上學的機會。

這天，孩子們都在街上吵嚷着上學。徐建春也一心想上學，可又不敢對爺爺說。

她想起前幾年的那件事。

那一年她還很小，見有錢人家的孩子都上學，也回家要求上學。爺爺說：「孩子，人家財主有錢，咱窮唸不起。」她哭鬧着非要上學不可，爺爺火了，罵了一頓，差一點打了她。從此她再不敢提上學的事了。

現在，孩子們上學的一天比一天多，她着急了。這天，她鼓足了勇氣，跑回家又對爺爺提出要求。爺爺還是不讓，板着臉說：「你上學誰幹活！人家都是男孩子，女孩子上的什麼學？」奶奶不同意最後這句話，反駁說：「人家的女孩子還不上山下泊的幹活哪。」這句話給徐建春撐了腰。徐建春說：「爺爺別愁，閒時我上學，忙時我幹活。」母親也願意讓孩子上學。爺爺這才答應了。

徐建春一入學就很用功。

那時候家裏的日子，比以前是強了，但還有困難，常常缺吃的，她有時就餓着肚子上學。沒錢買紙筆，她也不叫爺爺爲難，便把舊書紙翻過來，訂成學習本子用。

一九四七年土地改革中她家分到一畝地，土地多了一倍，生活自然好些了，這更鼓舞了她學習的積極性。她每次的學業考試，都在八九十分以上。她在高級小學上學時，加入了青年團。

上了學，懂得的事多了，她的思想開闊了，看的也遠了。

她常常想，青年人不能蹲在家裏守着幾畝祖塋地；一個婦女在家裏嫁了人，轉一輩子鍋台磨台，多沒有出息。

當時，她認為，幹什麼都不好，只有當革命工作人員好。她常夢見自己當了幹部，騎着車子，背着文件包，這村那村的開會，真是好極了。她決心在畢業後參加革命工作。這種想法，時刻在鼓舞着她。

服從祖國建設的需要

一九五一年春，她小學畢業以後，要升學，家庭又不能供給，她的思想開始苦悶起來。

母親要她在家搞農業生產，好好過日子。徐建春認為：幹農業生產，出力大，生活苦，整天的「老牛翻土塊，風吹雨打日頭晒」，沒有出息，幹什麼都比做莊稼強。她有時候也想到將來國家工業化了，農民也是幸福的，可是，這得熬到什麼年月？想到這裏，她的思想就更加苦悶了。

有一天，團支部召集全村青年開會，討論參加互助組的問題。徐建春也參加了這個會。

會上，大家討論的很熱烈，她却坐在牆邊黑影裏，反覆的想：我怎麼辦？這時候她的思想，像吊在樑上的燈花一樣，七上八下的跳，拿不定主意。

忽然有人拍了她一把，說：「大家討論的差不多了，你說說吧！」徐建春是團支部委員，和她說話的是團小組長。這時，她的心一跳，覺得很慚愧。她想起了入團宣誓時，團區委書記說的話：「一個青年團員，必須服從國家的需要，響應黨的號召，執行團的決議……」。

會後，她就積極帶頭組織互助組。

她開始工作以前，心裏有點怕，她想：我莊稼活懂的不多，又是剛剛下學的學生，羣衆能信我的話嗎？我家裏沒有男勞動力，人家能願意和我互助嗎？

其實不然，經過她耐心的說服動員，有二戶貧農三戶中農願意入組。另外的富農也要求入組，因爲大家缺乏經驗，不瞭解富農入組的企圖，富農徐建書也被吸收了。當時，大家覺得富農徐建書種地有些本事，還推他當了臨時互助組長呢。

互助組成立得還算順利。可是不久就出了問題。

當了互助組長

頭些天，組員們幹活很帶勁，早晨起的也早，婦女們也都下地。過了些日子，大夥就漸漸的鬆勁了，晚上開會都不高興參加。

組員們都反映臨時組長辦事不民主，自私自利，不負責任，還壓迫人。有的反映記工辦法不合理，幹活好的和幹活孬的每天都記十分工。婦女們的意見更多，青年婦女反映：「不能把大家掙的工分，都記在家長名下。」中年婦女反映：「幹活家庭也不給穿，不如不幹。」

組員們都醞釀着要選組長。老年人都說：建春那孩子心底正直厚實，辦事公平合理，她當組長準能當好。青年們也都贊成選建春當組長。

徐建春對組裏的事情關心，辦事公道，有這麼一回事：互助組成立不久，有一天，徐建春和富農徐建書的閨女一起上學習班，下地晚了，應該按半工記分，而徐建書却偷偷的給他閨女記了整工。徐建春看了很氣憤，當時便毫不留情的批評他：「你這是咬大家的肉肥自己。」徐建書還找理由反駁。徐建春又在組員大會上提出來，讓大家批評。這件事，給了組員一個很好的印象。

一九五一年三月初，正式選舉徐建春當正組長，李正元當副組長。

選出好組長，組員們都很高興，徐建春却很不自在。她怕當上組長纏住了腿，找到工作崗位走不了；又顧慮當組長責任大，自己年輕當不好。

當時，村裏只有她這一個互助組。有些羣衆說：「互助組光吵架也吵不完，還能搞好生產。」有的尖嘴子見了徐建春說：「你的互助組壽命還不小呢，恐怕呀，能過去『七七』難過去『百日』。」也有些好心的老人說：「孩子，趁早別操那份心，一家一個門，一人一個心，沒見一九四六年大變工……。」

她聽了這些話，又想到有的組員是抱着入組看看的態度，好就幹，不好就散，她的思想又動搖了。

也巧，正在這時候，有一位同學來信告訴她，公安幹校招生，千萬別錯過機會。

她沒有告訴母親，也沒有告訴組員，偷偷到區上報了名。

金道衡會。
她沒有告訴母親，也沒有告訴組員，偷偷到區上報了名。

有困難，要克服

組員們聽說她要走，都不高興，有的洩氣的說：「她一走誰還能担起這個担子來？有的就囔囔着不讓走。」

這天，徐建春正在家裏吃晚飯。組員任洪香急呼呼的來了，一進門就說：「你要走不要緊，也不告訴聲，出去工作是重要，家裏的工作也不多餘呀！」

副組長李正元也來了，他說：「村裏只有咱這一個組，搞不好影響多大呀，你不會做莊稼，我教給你，實心塌地的和俺們一起幹吧。」

青年婦女們也來留。

徐建春這時心裏很不安了，她想：我不能把困難丟給大家，個人走了。團支部書記看出了她的心事，便鼓勵和教育她：青年團員在工作中，要有克服困難的精神，決不能害怕和逃避困難。黨支部書記徐茂亭也教育

她說：「國家建設是到處進行，那裏都需要青年的力量，出去工作固然重要；不過，怕困難到那裏也幹不好工作。」

有一天，徐建春坐在家裏，默默的想事。任洪香拿着一捲報紙，高興的走進來，放在她的眼前說：「你看，張富貴過去是貧雇農，現在成了全國的勞動模範。」

徐建春拾起報紙，一面看一面說：「勞動模範這名不容易得呀，他領導全村農民組織起來，得到了豐收，改善了生活……。」任洪香接着說：「你好好的領導大家幹，也一樣能成模範。」

徐建春不言語了。她想：村裏徐老五那號大地主倒下了，全村一百四十多戶佃戶都有了房子有了地，生活是強了，可是農民要過蘇聯農民那樣的幸福生活，必須聽毛主席的話，走組織起來的路。但是她思想上却結着個疙瘩解不開：勞動光榮是光榮，但搞一輩子農業生產總是不跟在外邊見識的多，進步快。

最後她想：無論如何，一個青年團員不能辜負了羣衆的期望，和黨、團的教育。有困難，要克服。先好好搞互助組，等以後有了機會再走。

民主商量，解決問題

徐建春決定不走了。

她首先向組員檢討了：因為想走，對互助組放鬆了領導，造成了工作上的損失。又和組員一起商量合理記工等問題。

經過大家反覆的討論、商量，決定用死分活記的辦法記工。根據活的輕重，地的遠近，規定出死分來，比如挽水澆地活最重，一天記十四分；耕種地和送糞記十二分；鋤地及其他零活記十分。具體記工時，還要按照活幹的好壞，民主評議。大家都說這辦法好，幹活好的能多記分，幹活孬的就減分，既可能作到公平合理，還能督促人人積極勞動。同時又規定誰勞動就給誰記工，婦女同工同酬。這樣就能提高大家的生產積極性。

婦女的穿衣問題，很纏手，可是經過反覆研究，也解決了。每個參加勞動的婦女，可以從個人勞動所得的工分中，扣除一部分，作為穿衣費用。這樣做，家長也很同意。他們知道，勞動力多就能增產，同時不給婦女穿也不合情理。婦女們更高興，她們積極的參加田野勞動，在家庭中的經濟地位也提高了。

解決了這些問題，互助組前進了一步，男女組員生產情緒都很高。徐建春也很高興。她從實際工作中體會到，凡事只要能和大家商量，有困難也能克服。她和組員的關係，也一天比一天密切。

成立農忙託兒組

「麥子黃梢，忙彎了腰」這話不假。一進五月，活更多了，要挽水澆地，要鋤苗，麥子正長麵也需要澆，這得男女一齊動手才行，但大半婦女都被孩子纏住了腿，不能下地。

都被孩子纏住了腿，不能下地。

有的男組員只知回家逼老婆下地，而老婆又做飯又料理孩子倒不出手去，兩口子便爭吵起來。男的對組長說婦女懶，女的對組長說有困難。有的男人刺激婦女是「天生的看家貨」，不能和男人平等。婦女們便不服氣，找徐建春訴苦，要求解決困難。

徐建春也覺得，組裏男組員少，農活一忙，不注意發動婦女下地是不行的；要發動，也真有難處。但爲了生產，有困難也得想法解決。

這天組的辦公室裏坐滿了女組員，都在等着開會出主意。徐建春拿一張報紙，笑瞇瞇的走進來。有的組員說：「建春，快別擠油啦，

